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步军将校之二

施恩 穆春

马骏
徐卫庆
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②①

步 军 将 校 之 二

马 骏 徐 卫 庆 编 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- 一、金眼彪 施恩 (1)
- 二、打虎将 李忠 (32)
- 三、小遮拦 穆春 (52)
- 四、白面郎君 郑天寿 (71)

金眼彪 施恩

施恩，生于孟州牢城管营之家，自幼学得枪棒武艺，成为小管营，外号“金眼彪”。后被蒋门神打折右臂，夺去“快活林”产业，有冤无处伸。幸得武松帮助，杀了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，落草宝珠寺，最后归顺梁山。在随宋江征讨方腊时捐躯。

(一)

话说孟州境内有条好汉，此人姓施名恩，乃梁山泊 72 员地煞星之一。

这施恩幼年丧母，无兄无妹，单丁独子，后全赖其父雇人抚养，方始成长。至十二三岁，父亲见他唇红齿白，面目清秀，颇有书生意气，心中大喜，因此望子成龙之念油然而生。当下请来私塾先生，严授五经诗书。谁知这施公子虽然外貌斯文，却天生一副侠义心肠，故所爱者非笔头文章，而是舞枪弄棒。父亲见爱子嗜武厌文，自己又终日忙于牢城公务，无暇督学，干脆拜请了一位江湖武师，专一在家教习。

一晃过了三年，施恩已得师父真传，使起刀来银光一团，不见身影；使起棒来，虎虎生风；拳脚功夫也十分娴熟，一招一式，狠疾稳健，学成了一身绝艺。尤其与人比试过招，双目炯炯，应变灵捷，招式凶猛，因此小小年纪江湖上就给了他个诨号，叫做金眼彪。

施恩之父是孟州牢城的管营，总管本地及外省发配此处的一应囚徒。牢城差事甚难掌管，其间不少凶狂之徒，本性难改，或越狱，或殴斗，若无一些本事，极难制服。老管营见爱子学成浑身武艺，心里也暗自高兴，便呈辞上司，提携公子为小管营，以为臂助。

一日，囚房中新到一名配军，姓孙名豹，系江洋大盗一小头目，生得面目狰狞。这孙豹入得牢房，饥饿非常，午餐进膳，便与同房老囚犯孟雷争食。这孟雷系罗霄山绿林贼首，出名的杀人魔王，浑号呼做“杀人笑”。因被官兵捕获，暂监于孟州牢城。孟雷见孙豹来夺他食，哪里肯容，便猛飞一腿，踢向孙豹小腹。孙豹大怒，口中骂声“入娘贼”，便抢将过来。两个囚徒都上了团头铁叶架，便都用腿厮斗。牢卒几番叱止，哪里喝止得住！此时，正值老管营巡监到此，见状大怒，便抢过牢卒手中水火棍欲教训两犯。谁知刚近得两犯，被孟雷扫腿挨着，把个老管营一跤跌翻。牢卒忙报与施恩，施恩飞身赶至，见孟、孙两凶徒还在扭斗，便飞身一个虎跳入得牢房，分开两腿关住孟、孙门户，一招“双手推山”，把两犯摔倒在地。两犯欲再斗时，见施恩目射寒光，虎威慑人，不由心道：“论我两个手段也尚不弱，怎地吃这小子一招倒跌了？”心头惊颤，不敢再闹，只得跪下求饶。施恩忿然喝道：“你两个杀才！平日抢掠害人，如今到了囚牢尚不守王法。若再闹，看我不卸下你等四条狗腿！”孙、孟两犯喏喏连声：“罪人不敢！罪人不敢！”

当下，施恩喝令牢卒将孙、孟就牢中杖背 20，然后扶携父亲同归内宅。

自施恩牢中制服孙、孟两犯，老管营对儿子更是宠信，凡

营中遇有凶险难处之事，都交付施恩处置。

是年秋天，老管营见营中不少牢房年久失修，便命施恩带十余囚犯去东门外伐取木料，以资修房。施恩领命，便挑选了十来个壮健牢犯，带了锯、斧来到东门外十二三里的丘山伐木。

却说这丘山，系孟州东门外翠屏山下涌出的一座山丘，方圆三五里，山上林木荫翳，一条涧溪自翠屏山奔出，绕丘山直奔旷野。南来北往数条大路于此交汇。山丘平坦处，居有百余户人家，虽说此处远离城关，却是商贾云集，或采购山货，或倒卖布匹，集子上人群熙攘，十分热闹。

施恩见了，心道：“若在此构筑些房舍，开设酒坊、客栈，倒比孟州城里更能赚些银子。”

他心萌此念，双脚便不自主地踱入村中小街上来。穿街过巷走了一遍，心里对如何开坊设店早已有了个底。当下，见日近中午，便买些酒食来与众犯吃了，然后在丘山砍得木料，雇车运归孟州牢城。

施恩回到宅上，将心中打算禀知父亲，老管营听罢大喜，当即与施恩银子三百两，教他即日兴工。

翌日，施恩便请了匠人，带了十名随从奔丘山来。不下三月，已筑得房舍五六十间，还租赁了20多间民房，都在热闹处坐落。施恩又从孟州请得酿酒名师，当地雇了打杂伙计，便开起旅店、酒坊、茶肆、赌坊等。开张那日，施恩摆下盛宴，凡当地有名望的长者，身强力壮的青年汉子都邀入宴。众人见施恩仗义疏财，行事大方，无不称赞拥戴。

自从施恩开了诸多店面，丘山兴旺更胜于前，山东、河北等客商也不远千里来此光顾，生意十分兴隆。真正是“远

近达道逍遥过，进退连还迂运通”。施恩每月可获得利银二三百两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活！高兴之下，施恩便把丘山叫做“快活林”，并请匠人做了老大牌子，将“快活林”三字挂于十字路口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便是三五载。这施恩一面帮助老父管理牢城，一面经营“快活林”，其间结识了江湖上不少英雄好汉。远近一些打家劫舍的绿林盗匪，但闻是施恩的买卖，都惧他的钱势以及手脚了得，不敢妄动分毫。

（二）

这年初夏，一日，施恩正在快活林与几个结义兄弟吃酒交流拳棒，忽见一个伙计，鼻青眼肿跌跌撞撞跑来，哭道：“施相公快与小人作主，小人吃一个凶神般汉子的打了。”施恩问那伙计：“谁人打你了？快把实情诉来。”那伙计道：“小人正在料理店堂，突然闯进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。那汉子要了二斤牛肉，三壶好酒，吃了兀自不肯付钱。小的与他理论，谁知他抡起蒲扇般的大手，就给小人两记耳光，随后，便把酒店一应杯盘都打得粉碎，口里还骂相公你。”“他怎生骂我？”施恩怒道。伙计道：“他说相公是狗屁金眼彪，遇着老爷时，教他变做‘瞎眼猫’。”施恩听说大怒，喝问伙计：“这厮现在何处？”伙计道：“尚在店中打砸什物。”施恩怒不可遏，跳起身来，对几位结义兄弟道：“你等尽管喝酒，我去去便来。”说毕，与伙计大踏步赶往店里去。几位结义兄弟哪里坐得稳当，随后也都赶往店里来。

施恩来到“醉仙楼酒店”，只见一个金刚般黄脸大汉，正

在打砸桌椅。那些红木桌椅，被那汉子双手拍着，却似霉烂一般，噼噼啪啪，十几张桌椅早被他扭得东倒西歪。施恩见状，暴喝道：“少爷不曾欠你什么，何故砸我店堂？”黄脸大汉见门前来了三五个人，不慌不忙，呵呵顽笑着道：“你那自称少爷的黄毛小子，莫非就是叫甚么乌金眼彪的施恩？”施恩道：“少爷便是施恩。”黄脸大汉道：“你既是施恩，缘何不把‘恩’施些与老爷？”施恩指骂道：“你这祖宗坟上断香火的贼，看来你是有意要来太岁爷头上动土。既然如此，看少爷教训教训你！”说毕，摆个门户，便欲揍那汉子。那黄脸大汉见施恩摆开门户，却把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交剪胸前，傲然道：“来来来，看是你教训我，还是我教训你？”

施恩正要抢将过去，身旁早闪出结义兄弟赵熊。赵熊原是孟州城中赵有仁员外之子，从小爱使枪棒，练就一对铁拳，厉害无比，人称“无敌锥”。当下，赵熊对施恩道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待小弟教训这黄脸贼！”赵熊直指黄脸大汉喝道：“兀你那狂贼，有种的便到门外来尝尝你爷爷铁锥拳的滋味！”这黄脸大汉未等赵熊说毕，早已一个腾步跳到门外。别看他身长九尺，腆胸凸肚浑身肥肉，笨若肥猪，但手脚却轻灵之极。赵熊见黄脸大汉腾身来到门外，未待那黄脸大汉站稳脚跟，抢将过去就朝黄脸大汉腹上连打五六拳。谁料，黄脸汉不闪不避，运足内气，挺着肚子由赵熊狠打。赵熊的铁拳，若是常人挨着，一两下便可腹破肠断，然而方才一连五六拳，打在黄脸汉腹上，却有似手击败革，反倒使赵熊手腕酸麻。赵熊见黄脸大汉功夫了得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便不顾一切，飞身用脚横铲黄脸大汉胸脯。双脚刚刚点到，只见黄脸大汉一个含胸，就势捉住赵熊两脚，旋身一转，早把赵熊摔出三丈外。

赵熊“啊唷”连声，欲挣扎时，哪里挣扎得起。

赵熊吃摔，这时早恼了施恩另两个结义兄弟。这两个一个叫“小青龙”季焜，一个叫“赛灵狷”邓高。这季焜擅长蛇拳，一身软功出类拔萃，与敌交斗，只拣致命要害处发狠，若遇力猿者，便如影随形缠绵敌身，致敌疲惫而后取胜。这邓高个头瘦小，师父专授了他一套弥猴拳，使将起来东窜西跳，灵捷无比。当下，两个一齐发招向黄脸大汉。季焜一招“白蛇吐信”，直窜入黄脸汉胯间，要取黄脸汉阴囊。两个一上一下，皆是致人死地毒招。那黄脸汉见两个一齐攻到，大喝一声：“两个小杂种莫要忒狠毒了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脸汉置季焜于不顾，倏地一个“猛虎伏地”，左手上撩扣住了季焜右手腕，右手按拿住了邓高左手腕，喝声“滚”，运力欲把季、邓两个一齐掳出。谁知，季、邓两人应变迅疾。当黄脸大汉发力伸臂之时，季焜一招“青龙盘柱”，出左手拿定黄脸大汉腕脉，随即起双脚绞剪于黄脸大汉颈脖上。这邓高也趁黄脸大汉发力伸臂之时，顺势一招“灵猿攀枝”，一手抓住黄脸大汉右臂，左脚盘搭住黄脸大汉肩臂，伸右脚就在黄脸大汉腋下乱踢。

黄脸大汉见掳摔不出两个，先自一惊，右腋下已挨了邓高三五脚。幸得邓高身子凌空，出脚力不足，黄脸大汉虽着了几脚，但却无碍。

稍一定神，黄脸大汉突然闷哼一声，使出一招“铁扁担”功夫，居然平伸双臂，把季、邓两人如挑担一般挂在臂上。他脸不红，气不喘，臂上负着两人，绕着场子飞跑了两圈，把个季、邓两人吓得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

黄脸大汉心想：我虽把两个小杂种举着戏耍，若还不放

手时，任你牛大气力，也要折尽。更兼施恩一旁虎视，若突施袭击，岂不自讨苦吃？

想到这里，黄脸大汉突然挥双臂猛地内合，欲把季、邓两个头颅相撞致人死地。正在季、邓两个性命决于俄顷之际，施恩一旁看得真切，大吼一声“黄脸贼休得逞凶”，声出手到，已使出“斩刀取手”绝招，双臂切向黄脸大汉两肘，欲借他内撞之力，折其臂膊。黄脸大汉见施恩果然乘隙攻击，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有防在先。但见施恩使出毒招，心里又暗自吃惊。说是迟，那时快，正当施恩双掌将要切中黄脸大汉两肘之际，黄脸大汉却雷吼一声，倏地腾空五尺，一边用双脚踢到施恩上面，一边抡双臂自后向前猛挥，欲借身体落地之势，将季、邓两个脑袋砸向地面。

却说季、邓两个，见黄脸大汉像玩“独脚铜人”般地将自己当作兵器使用，心里发悸，趁黄脸大汉后挥之势，“托”地跳开丈余，但已拿桩不住，双双跌翻在地。

施恩这里，见黄脸大汉提着两人拔地而起，心里发慌，又见黄脸大汉双脚连环踢来，当即一个“灵猫下树”，从斜刺里滚身而出。此刻，正值黄脸大汉身形落地。施恩发个狠，突然腾身而起，使出“飞鹰扑兔”绝艺，左脚去勾黄脸大汉后颈，右脚就去铲蹬黄脸大汉前额，欲致黄脸大汉死地。黄脸大汉见施恩狠下杀手，怒由心生，急忙一个“镗里藏身”，闪至施恩横身飞掠身体之下，自下攻上，猛地使出“双炮冲天”，狠击施恩腰骨。这招若是使实，施恩脊骨必折无疑。施恩见状，惊震之极，忙就空中缩卷身体，侧翻而出。两个一来一往，斗了十余合，施恩虽然出手凌厉，但终因身体瘦弱，先天乏力，被黄脸大汉使个“刀臂华山”，折断了右臂骨。

施恩当下倒地不起，痛楚不已。黄脸大汉却双手叉腰，狞笑着对施恩道：“老爷说过，教你这孟州‘金眼彪’变成‘瞎眼猫’。今日算你走运，老爷因要你这‘快活林’买卖，就给你个‘三足猫’算了。老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易姓，你听清了，爷爷姓蒋名忠，人称‘蒋门神’的便是。”

施恩折了臂膊，痛得脸青唇白，此时被蒋门神言语讥辱，气得心肺欲裂，但却敢怒不敢言，挣扎起来，季焜、邓高两个搀了，一瘸一跛，径自回孟州牢城而去。

这里蒋门神自夺了“快活林”，原先施恩所开的一应店肆全被他占了。

原来，这蒋忠系浙江义乌人，自幼学得一身好拳脚，更兼身体强壮如牛，力大无穷，当地百里方圆，无有敌手。这蒋忠身材魁悍有若门神，因此，江湖上送个绰号，叫蒋门神。

蒋门神恃自身拳脚了得，欺男霸女，横行乡里。因无故伤人，官府缉拿，故逃避在外，流落孟州。一日，遇着孟州张团练、张都监两个同姓结义兄弟，便收了蒋忠作府上看家护院。蒋门神有了靠山，有恃无恐，又在孟州胡作非为。他闻说“快活林”买卖兴旺，便蓄意寻衅，夺了施恩财源。

自蒋门神得了“快活林”，每月有利银三五百两流入他的腰包。他将所得银子，一些送与张团练、张都监，一些便自家挥霍。不下两月，便娶了个原在孟州西瓦子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为妾，并把她带到快活林，坐管酒店。

蒋门神在快活林开设赌坊，输打赢要，不少商客被折腾得返乡不得，当地百姓恨之入骨，但都惧他拳脚，忍气吞声，不敢抗衡。

却说施恩，回至牢城，把蒋门神夺走“快活林”一事禀

知老父，老管营听后只是叹气，作声不得。施恩无奈，只把满腔忿怒埋在心底，一边疗伤，一边咬牙切齿伺机报仇。

(三)

却说孟州牢城，新到一配军，此人姓武名松，系清河县人。武松生得身高八尺，浓眉高鼻，彪悍雄壮，力能举鼎。他自景阳冈打虎，威名赫赫，后做了阳谷县都头。因其嫂潘金莲不良，勾引西门庆成奸并毒杀了丈夫武大郎，武松为报兄仇，杀了淫妇奸夫，因而被充军孟州。

这日，武松与两个公人来到孟州城里，直至州衙，当厅投下东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，与两公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随即却把武松帖发本处牢营来。当日武松来到牢城营前，看见一座牌额，上书“安平寨”三字。公人带武松到单身房里，公人自去下文书。

武松自到单身房里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，说道：“好汉，你新到这里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，并使用的银子，取在手头，少刻差拨到来，便可送与他。若吃‘杀威棒’时，也打得轻。若没人情送与他时，肯定狼狈！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报你知道。岂不闻‘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’？我们只怕你不晓得，让你得知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。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，若是他好问我讨时，便送些与他；若是硬问我要时，一文也没有。”众囚徒道：“好汉，休说这话，古人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’，‘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！’只是小心便好。”话没说完，只见一个道：“差拨官人来了。”众人都各自散了。

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单身房里，只见那差拨官走进来，问道：“哪个是新到的囚徒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差拨一双眼滴溜溜打量武松，发话道：“你也是按眉带眼人，直须要我开口说。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，阳谷县做都头，只道你晓事，如何这等不达事务？你敢来这里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倒来发话，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，半文也没。我这拳头有一双相送！金银有些，留了自己买酒吃，看你怎地奈何我？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！”那差拨大怒，去了。众囚徒复拢来说道：“好汉，你和他强硬，少不得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营相公说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”武松道：“不怕！随他怎么奈何我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！”

正在那里说话未了，只见三四个人来到单身房里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。武松应道：“老爷在这里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叫做什么！”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，带到点视厅前，见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着。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，管营喝叫除了行枷，说道：“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：但凡初到配军，须打一百杀威棒。那兜挖的，背将起来。”武松道：“那不要你众人闹动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挖，我若是躲闪一棒的，不是好汉，从前打过的都不算，从现在打起。我若叫一声，也不是好男儿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痴汉找死，且看他如何熬！”武松又道：“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儿，打得我不快活。”两下众人都笑起来。

那军汉拿起棍来，却待下手，只见管营相公身边立着一个人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；白净面皮，三柳髭须；额头上缚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，把一朵白绢搭膊缚着手。那人去管营相公耳朵边，略说了几句话。只听管

营道：“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途中害什么病来？”武松道：“我于路上不曾害病，酒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饭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”管营道：“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，我看他面皮才好，且寄下他这顿杀威棒。”两边行杖的军汉低低对武松道：“你快说病，这是相公将就你，你快只推说曾害病便是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不曾害，不曾害，打了倒干净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，管营的也笑道：“想是这汉子多半热病了，不曾得汗，故发狂言。不要听他，且把他禁在单身房里。”

三四个军汉引武松依旧送在单身房里。众囚徒都来问道：“你莫不是有什么好相识书信与管营罢？”武松道：“并不曾有。”众囚徒道：“若没时，寄下这顿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间必然结果你。”武松道：“他还是怎地来结果我？”众囚徒道：“他到晚间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鲞鱼送来，与你吃了，趁饱带你去土牢里，把索子捆翻着，一床干蒿荐把你卷了，塞住了你七窍。颠倒竖在壁边；不消半个更次，便结果了你性命。——这唤做盆吊。”武松道：“再有怎地安排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再有一样，也是把你来捆了，却把一个布袋，盛一袋黄沙，用它压在你身上；也不消一个更次，便是死的。——这个唤做土布袋。”武松道：“还有什么法子害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只是这两件怕人些，其余的也不打紧。”

众人话未说完，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进来，问道：“哪个是新配来的的武都头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我便是。什么话说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管营叫我送点心在这里。”武松来看时，一大壶酒，一盘肉，一盘子面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寻思道：“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，再来对付我？我且落得吃了，再去理会。”武松把那壶酒一饮而尽，把肉和面都吃尽了，那人收了

家伙回去了。

武松坐在房里寻思，自己冷笑道：“看他怎地来对付我！”看看天色晚来，只见先头那个人，又顶着一个盒子入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又来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叫送晚饭在这里。”摆下几盘菜蔬，又是一大壶酒，一大盘煎肉，一碗鱼羹，一大碗饭。武松见了，暗自忖道：“吃了这顿饭食，必然来结果我。且由他，便死也做个饱鬼。落得吃了，再做计较。”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

不多时，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来：一个提着浴桶，一个提着一大桶汤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请都头洗浴。”武松想道：“是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？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”那两个汉子安排好，武松便跳在浴桶里面，洗了一回。汉子随即递过浴裙手巾，叫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个自把残汤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个把藤簟、纱帐拿出挂起；铺了藤簟，放个凉枕，安置好，也回去了。

武松把门关上，拴了，自在里面想道：“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随他便了，且看如何。”放倒头，便自睡了，一夜无事。

天明起来，才开得房门，只见夜来那个人，提着桶洗面汤进来，叫武松洗了面；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带个篦头替武松篦了头，绾个髻子，裹了巾帨。又是一个人，将个盒子拿来，取出菜蔬下饭，一大碗肉汤，一大碗饭。武松想道：“由你走道儿，我且落得吃了。”武松吃罢饭，便是一盏茶，却才茶罢，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：“这里不好安歇，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，搬茶搬饭都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这番来了！我且跟他去，却看如何！”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，一个引着武松，离了单身房间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。推开房门，里面干